



水仙魂

董玉泉

河南人民出版社

十人行

· 河南作家十人行丛书 ·

长篇历史小说

水仙魂

董玉泉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 郑州

(豫)新登字01号

“河南作家十人行”丛书

水仙魂

董玉泉著 责任编辑 好雨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南阳地区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8.75 字数 185千字

1993年12月第1版 199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215-02832-1/I·364 定价 5.80元

目 录

一、古镇春寒	1
二、戏楼惊变	16
三、雅轩风波	36
四、母子痛别	51
五、师徒情深	67
六、血染码头	80
七、托孤寻妹	92
八、桂园受辱	105
九、秋风凄雨	123
十、魂断石桥	134
十一、望女认娘	147
十二、绝处逢生	157
十三、二赖闯府	171
十四、望女失踪	185
十五、冤家路窄	195
十六、楚江罹难	205

十七、芦妈出走	217
十八、二来劫车	232
十九、母女情尽	244
二十、仙魂逸远	255
后 记	265

一 古镇春寒

“天下店，属社店”[注]。在汉水流域、江淮岭畔这样大的集市码头，确属中原之冠。它南北贯通，车行秦晋冀鲁；船连湖广江浙。康乾盛世，人口达十万众。占地甚广，环街修寨十八里，四面八方九道门，临河多了一道水门。七十二条街依势发展，井然有序。经商布局，更是别具一格。同行相聚，因职业得名的就有铜器街、豆腐街、山货街、骡店街……；工匠为邻，结伴经营的有染花线、织布袋、做酒篓、油雨布、钉泥屐、打火镰……，一个行帮一条街，一种工艺聚一起，街街有生意，无处不繁华。

时近清明，柳丝吐翠，桃花放红。深夜在不声不响之中又下了一场毛茸茸的雪，薄薄的覆盖在大地和屋顶，将古镇裹衬得寒意无限。镇子南端，凹进市街的河面上，桅杆如林，帆落船舷，排列有序。一座座芦苇小船舱后面冒出的缕缕炊烟，盘旋升腾，被微微的晨风扯得很长，很远。黎明前，春雪待融，寒气袭人，街面上看似宁静，并不宁静，就在码头附近的墙角树后，几条黑影时时射出窥视的寒光，藏着可怕的杀机。他们无论是江洋大盗，还是狐朋鹰犬，带来的将是沉重的灾难，这一切并不为市民所知。赶早市的名点小吃依然早起，向各个十字街口

汇集。清脆嘹亮的叫卖声划破夜空，驱散沉寂，将市镇的街道逐个唤醒。几条黑影看来好象隐身而去，实际是变换姿态，又混入人群之中。商民们从无酣睡之眠，晚睡早起，勤谨成习。小叫卖一声呐喊，商号店铺都是应声而起。伙计店员开始摘卸门板，洒扫街道，整理铺面，清掸货架。常言说：“生意买卖争半步”，小本经营为了招揽买主，总要在门前临街处再支起几块门板，摆出货物，让顾客随手可捡，生怕跑了财神。潜伏着万分危机的社家店依然如故的又开始了一天的喧闹。

中午时分，一阵响彻云空的鞭炮声，将五彩炮纸碎屑纷纷扬扬地洒落在广仁堂的门前，立即把一街两行的生意人、赶集人都吸引住了。广仁堂就座落在最热闹的瓷器街上。一排五大间铺面，是镇上最大的一家商号。这突如其来的炮声，使人们非常惊疑，既不逢年，又不过节，为什么大放鞭炮？众人你传我问，交头接耳地打听起来。生意人有着生意人的本能，都是眼尖耳灵，对市面上稍微一点点风吹草动，眼睛一瞄，要看出物价涨落的势头；耳朵一动，能听出国迟卖快的行情。小铺小店无时无刻都是两眼紧盯着大商号的一举一动。今天的鞭炮声，使整个市镇居民忐忑不安，有的揣度，有的估摸，始终弄不清底细。人们留心广仁堂主事人的行踪已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他是社家店的巨商，在南阳府台衙门的吏房中捐有品位，还兼着山陕会馆大会首。此人姓胡名俊字乐亭，出生在山西蒲州，自幼随叔父胡广南下经商，后来在社家店码头落籍，他的“而立”之年并非三十，当他在二十岁那年，初出茅庐就大显身手。他十八岁时，叔父胡广经营的小杂货店难以养着多口之家，胡广就将小铺子交给胡俊经营，自己带着八岁的幼子小二来到玉州唐府当上了领班管事。由于胡广忠厚能干，很受唐府

重用。两年后，一次受东家指派，押送一大批丝绸自南阳府顺白河南下江浙，船入汉水拢岸过夜时，由于他在邻船多喝了几杯老窖汾酒，有点头重脚轻，夜半回船休息，不慎失足落水，由于天黑风大，无人舍命相救，结果葬身鱼腹了。胡乐亭闻报前往料理后事，由于他善用心计，谎报唐府，二十船丝绸，陡遭不测，人货俱损。玉州唐府家大业大，对此并不深究。再说胡广一死，也算为主子尽义，唐府还出了不少银两，抚恤后事，养育二来。胡乐亭也乐于将弟弟接回社家店安顿抚养。自此胡乐亭陡生横财，在繁华的市面上置下了两座生意，为了表示对叔父的怀念，就以“广”字起字号，用“仁义”来装扮自己，一座叫“广仁堂”经营丝绸花布；一座叫“广义堂”经营药材。人们对胡乐亭印象最深的是他那一双整日半睁半闭的眼睛里，很难揣摩出他的内心变幻；两道浓重粗短的半截子卧蚕眉，喜怒时不挑不动，从不配合表情，短眉长眼配着一副绛紫色的瘦长脸，使人望而生畏。由于他的胡须稀疏，虽已三十多岁，仍不蓄须，从后脑勺拖下的那条大辫子，几乎都是假发。这也许是善用心计的缘故吧。

刚才那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消息灵通的人已经得知，今日乃是胡大爷独生儿子五周岁的生日之喜。没资格接请柬的中小商人，顿时慌了手脚，有门面铺店的都向金银首饰店挤去，麒麟送子牌、长命百岁锁、大小银项圈，一会儿被抢买净尽；小摊小贩拿不出重礼，只好把点心铺的长寿糕争购一空。礼物轻重，各自都是尽力而为，谁敢轻慢不送。只要能在胡府的收礼摺上留下姓名，自己的那双脚跟入社家店地界以内就算买下了立足之地。在递礼时，能让胡大会首看上一眼，说不定以后会有更大的好处。口头上都说要给胡大爷行礼祝贺，实

际上是不愿失去难得的机会。谁来都说要见见胡大爷，不当面致意哪肯轻易离去。及至宾客盈门，送礼者蜂拥蚁聚，翘首以待，就是不见胡大会首出庭，一时人群中出现了七言八语的猜测。大管家跑进跑出，哪里也找不到胡大爷的影子。他究竟到哪里去了，无人得知，这样的大喜之日，请帖由他授命而发，他是不会忘记的。管家派出的小伙计，一一回禀，下落不明。越是这样，众人更不忍离去，想要得知其中的奥妙。大管家一时被弄得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无奈只好跑进后宅院，让丫环琴韵禀与胡大奶奶得知。他也深知这位年轻的大奶奶久居深宅，是不会出迎宾客的，不过请奶奶示下，以后如若胡大爷怪罪下来，也好找个下马台儿吧。不多一时丫环传胡大奶奶的话：“致意宾客，今日请回，改日宴谢，不发请帖者贺礼一律不收，山陕会馆大戏照常演出。”胡府门前人山人海，听了传话，人们大为惊奇，更不知所措。谁也弄不清胡乐亭又在要什么把戏，社家店又将会出现什么不测。众人想，礼不收，客不请，反而大戏照常演出，在这里再等下去也看不出个东西南北，这样为胡府庆生日的戏，怎么也少不了胡府人的行踪。与其在这里等还不如去山陕会馆，也许能看出一点什么来。商人们都是各怀心事，谁也不愿言明，那就相互谦恭地打着招呼：“三娇的戏好啊！”“是啊！得去看看。”“彼此、彼此！”人们散去了。

山陕会馆唱大戏三天，请来的是唱南阳梆子的艾家班，台柱子艾三娇九岁挂红，唱遍南阳府，今日应胡大爷之请，她哪有不来之理。再说社家店是她的发迹之地，也是她的落脚之处，什么时间困了台，胡大会首总是出资相助，在镇子的北门内就有一座戏曲艺人聚会的庄王庙。过去庙堂失修，破旧荒凉，胡乐亭荣任会首不久，就倡议由商号集资、大事修葺，再塑

庄王金身。梆子、越调、二黄戏，大小班社无不称颂胡大会首的功德。无论哪个戏班来到社家店，指派名伶坤角给胡大爷唱堂戏已是常事了。

艾三娇唱红后，整日走府串州，很少再回镇上演出。在社家店迷上艾三娇的人可不是少数，人们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任凭三天不吃饭，也要看艾三娇的《游龟山》。”艾家班在山陕会馆唱戏的消息一传开，街谈巷议，互相传告。妇孺妪叟的兴致就是看戏，当家理事的商人哪有心真去看戏，是想看出一点社家店风云变幻的戏外戏。

天已过午，赶集的人开始慢慢散去，有些一手人的小买卖早已收拾起货摊，上了门板，早吃饭早入场好抢一个顶台子的好地方。稍大一点的商号店铺，掌柜师傅把杂活安排给学徒，也早早离开店堂，怀着不安的心情杂入人群，向山陕会馆云集了。

山陕会馆座落在市街中心。楼台栉比，殿阁高耸，气势宏伟，巍峨壮观。前后有九龙壁，悬鉴楼、大拜殿、春秋楼，一座连一座的宫殿式建筑，俱是层层飞檐，镏金叠彩，斗拱相托；重重吊角，金铃倒挂，迎风有声，五彩琉璃瓦，经阳光照耀，一片辉煌。春秋楼的建筑更是气势非凡，楼高数十丈，翠檐铜铃，金柱环绕，巍然屹立，高耸云霄。民众赞曰：“社家店有个春秋楼，半截钻到天里头”足见其高大壮观。与大拜殿遥遥相对的就是专供演戏所用的悬鉴楼。楼高三层，一块巨大的匾额上，“悬鉴楼”三个字格外引人注目。别具一格，刚劲洒脱的草书金字，犹如飞流倾泻。据说是书写人心力过胜，用力太猛了，只写下“悬鉴”二字，就累死了。主建人曾出重金广招续写之人，长时间无人有此笔力应招。最后，一个会馆洗碗抹桌子的小杂工应招

了。书写那天围观者甚多，这孩子所有竹笔一概不用，把他那个擦桌子的破抹布扭在一起，饱蘸墨汁，一气写成，与前两个字放在一起妙不可言，后被人们传为佳话。悬鉴楼下是乳白色的大理方石铺地的大院，可容万人聚会。中间是一条南北通道，略微高出地面，平时看戏，以路为界，东边是男夫看戏之所，西边为妇女看戏的坐处。约定俗成，互不掺合，如有不规，当受重处。戏楼相当宽敞，一排四个方石巨柱将楼面分为三大间，正中是演戏场，西间为鼓师乐工们伴奏之所，东间为班主与检场人的坐处。看戏人三五成群向台下汇拢，一看戏楼上的布设都感叹不已。艾家班是名班，吊挂装饰都非常讲究，正中的一桌两椅，全是一色大红缎子绣着牡丹团花的桌椅搭。米绿色的大遮堂上是洁白的梨花图案，意蕴深含，肃穆淡远。台口上挂一黄丝绸下坠穗子的横眉，上面写着：“鸾笙凤管响彻紫灵”八个大字，迎风招展。

“咚咚呛呛”的闹台锣鼓一响，回声震耳。戏楼下自带座椅的人抢了好位置一直未动，空手来的人，原本没有占据位置的想法，在院内闲逛散游，听到鼓乐一响，才慢慢向台下聚集。那些贪玩的孩子们，将小辫子盘在脖子里，仨一群五一伙的在玩着“刀砖”、“滚尺”的游戏，也可能是兴致太浓了，锣鼓声并未惊扰他们，仍在那里嘻笑斗耍，台下的人不由得扭过头来瞪他们一眼。

天交未时，一阵小锣的“得得”声中，戏开场了，挑帘而出的并不是人们盼望的艾三娇，而是一个身穿朝服，头戴相冠，口挂三绺长须的人迈步走向前台，高唱无弦乐伴奏的引子：“龙楼凤阁，锦绣山河……”

这是定场戏，人们早已熟知，他是在向人们宣布，今日台

上演戏的主角，已开始在后台上妆了，你们耐心等待吧！他在台上能长时间坐而不动，人们厌烦他，称他谓“界石槌”，意思是：定在那里不动了，看戏人的心情都急着让他早点站起来，他却不随人愿，人们眼睁睁地看着他，他也是眼睁睁地望着台下，相对无语，使人发急。就在这时，冷不防有一人将台前石柱下伸出的那个石刻龙头双手一搬，身子一跃跳了上去，背靠柱子坐下来。

这可是个非常特殊的看戏座位，一般人是不敢去坐的，此处坐下一个人要遮台下一大片。被挡的人不得不侧身歪头，能不遭到众人的责骂吗？今天坐上的这个人并无人敢斥责。要说有权有势，自有烟茶相待，不会失此身份蹲在那里，既无尊贵身份，又无人敢去触犯，可见此人相当特殊了。看他的穿戴是破衣毡帽，论长相貌不惊人，一般的眉眼，一般的鼻梁，没多少好看的优点，可也没啥挑剔，没啥缺陷。眼不大怪有神，眉梢一挑也有几分英俊，要是眉尖向下一收，倒也有三分赖相。此人正是社家店出名人物胡乐亭的堂兄弟胡二来，外人送号“胡二赖”。他得这个绰号，算来也只有四年光景。四年前，胡二来年长二十岁时，已能当家理事。胡乐亭只好将广义堂药材行交给胡二来掌管。分一半财产给别人并非是胡乐亭的本意，实在是人言可畏。当年得恩于叔父胡广是街坊邻居尽人皆知的事。生意到了胡二来手里，不到二年时间本钱亏尽扫地出门。广义堂药材行改弦易张，又变成了胡乐亭的财产。这里边的奥密自有众人评说。从此胡二来流落街头，提篮叫卖过日月。将近二年的流浪生活使老实巴脚的胡二来变了，他从糊涂中醒悟过来，深知人心隔肚皮，虎心隔毛羽，坏人升腾，好人受气。他弄清了这个世界，老实人不好过，他变了，他的变化大得惊人。他

喜怒无常，玩事不恭，来了个烂罐子烂摔，爱管闲事，抱打不平，大不了就拼命。少吃缺穿，专进大商号，不论哪家店堂都知道他的倒台是怎么一回事，开始是处于同情不断周济与他，后来就成了不愿去轻易惹他罢了，所以早晚进店无非是三五个铜子将他打发走了事。不知从何时起，胡二来的“来”字变了音，成了“胡二赖”。

今日看戏，前边没有他的座位，后边他又不愿意站在那里，赖人自有赖门道。他搬着石柱下的龙头，使了个鹞子翻身上了台，背靠石柱坐下来。被挡住的人一看是胡二赖，想说几句怕惹着了蚂蜂窝，只好委屈一下，向里边挤挤能看见就算了。谁知少数人一挤，场子乱了多时才平静下来。

后台人用暗号给前台人打了招呼，定场人这才开腔了：“春游芳草地”。

只听小锣随后“得得”两声，也算是对念白的一种伴奏吧。胡二赖不满地看了定场人一眼。定场人只管履行他的时间任务，两眼向前，对于蹲在台角的胡二来的眼神，根本不予理睬，停了一个时间，又念了一句：“夏赏绿荷池”。

这一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声调比前一句提高了很多，使胡二来吓了一跳，胡二来不满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鼻翅两边的肌肉向上皱了皱，这可能是变脸的发端了，好在还没发作。定场人虽没有正视他，但是两眼早已觉察到胡二来不怀好意的表示，对他大为不利，却也无后退之路，接着念道：“秋饮黄花酒”。

这三句念白足足等了五六袋烟的功夫，胡二来再也耐不下去，开始向定场人发难了。

“你已经坐了春夏秋三个季节了，坐够一年总该下去了

吧！”说着他干笑两声，下边的人此时急于看戏的心情与胡二来是一致的，对他的敢说敢为都报之一微笑，表示赞许。胡二来更是受到了鼓舞。也怨定场人没有眼色，又故意拉长了时间，众人都有点忍耐不住，何况胡二来，胡二来抓住搭在前胸的小辫子向后一甩，两手将衣襟左右向怀里一紧，往腰中一掖，正欲发作，谁知定场人来了第四句：“冬咏白雪诗。”

没等定场人话音落点，胡二来大声说：“快下去吧，别耽误大家看戏了！”

猛然惹得台下看戏人一阵哄堂大笑。由于定场人脸上涂着厚厚的粉妆，遮住了满脸通红的窘相，使人们不易看到，但是那嗔怒的眼神却掩盖不住。艺人粉墨登台是演戏，戏有戏规，台有台约，就是再气也不能发作。因为在前台你是戏中人，怎好与剧外人吵嘴呢？不过久在江湖闯荡的，也不是没有门道，为了发泄他心中的怨恨，即兴来了两句戏词，仍一本正经地念道：“有眼不识戏，休要耍赖皮”。

“得得！”提小锣的乐工只管伺候演戏人。敲过之后他两眼瞪住了，怎么从没听过这种戏词。胡二来开始也认为这是戏中词，仔细一揣摩，可火了，猛地跳起，双手叉腰，脖子一伸，两眼一瞪，“啊！你敢骂二爷我！”说到“我”字时，右手半握拳，用翘起的拇指向自己的鼻尖上指了指。

定场人此时也忘记了自己是剧中人，忽地站起来将戴的胡须一摘，不示弱地：“谁不知你叫胡二赖！”

“你敢叫我胡二赖，浑账！”

胡二赖虽然沦落流浪，从不曾忘记经营广义堂药材行当掌柜时的尊贵身份，对于下九流的戏班艺人，他哪能放在眼里，说着冲向前去。此时艾三娇的叔叔艾福是艾家班的二班

主，正在后台帮助艾三娇上妆，一听到前台的吵闹声，赶快走了出来，一看是胡二赖，深知此人不能惹，连忙满脸堆笑地迎了上去，躬身施礼：“二爷息怒，二爷息怒！”二班主转身对定场人大声呵斥道：“还不给二爷赔礼！”

定场人知道惹出了祸事，有可能被班主辞退。但他却也有着一肚子委屈，因为扮演这个角色都是戏班排不上名次的等外艺人，为了一点微薄的分红，就是挨点看戏人的骂，只要听不见，也就算啦。哪知胡二赖不在台下骂，偏偏在台上办他难堪。那次在南阳府玄妙观戏楼上唱定场戏，胡二赖就要笑过他。这一回他实在难以忍受了，当着二班主的面委屈地掉下泪珠：“师叔，他办我难堪不是这一次啦！”

胡二来在众人面前哪肯示弱：“办你难堪？掏钱就是为了看好戏，你喊一腔让大家听听，你要是胜过西南门外那个卖红薯的叫卖声，胡二爷还给你捧场哩！你要是能唱上一出戏，胡二爷给你拿红封子。”

这一排子话确实说住了这个随戏班混饭吃的艺人。在众人面前没词找词也不能认输。他嘴结巴了多时才说出：“你！你！嗑瓜子嗑出个臭虱——你算啥仁（人）儿，我有戏也到不了你点！”

二班主知道定场人的委屈，更知道胡二赖的难缠，为了解息事，只能釜底抽薪了，假意狠狠地训教自己人，顺便给胡二赖点顺气丸：“狗娃，你小子少说两句吧，在这社家店地面上谁见了胡二爷也得让三分，何况你小子？”

这话也真灵，准备憋足劲再大发一通脾气的胡二来听了二班主艾福的话，脸上立即现出得意的神色。定场人没看出二班主的用心，使出楞劲还要往上顶：“我就不信胡二赖没人敢

管！”

胡二赖被二班主戴上二尺五的帽子正在洋洋得意，听到楞小子的话，拿出了更加傲慢地姿态：“你小子打听打听，胡二爷我怕过谁？”

胡二来话音刚落，只听台下一个会馆夫役大声吆喝着：“胡大奶奶到！”

听到这一声呐喊，不可一世的胡二赖猛地打了个哆嗦，嘴上不知嘟囔的什么话，两腿不自主地向后退着。这时台下看戏的人听说胡大奶奶的到来，霎时鸦雀无声，一个个扭着脖子将目光投向戏楼东侧钟楼的通道上。有的是看稀奇，有的是看门道。二班主艾福哪还顾得上劝架，慌忙从后台拿出加官面具与贺词条幅交给定场人。

正当全场人翘望之际，一辆十分讲究的透花楠木轿车停在东辕门内，打开轿车的垂帘，先走下来的是一位十六、七岁的丫环，穿戴艳而不俏，不事修饰却也有几分姿色，她的精明能干全显露在她那善于变幻的眉宇之间。下了轿车站定之后，她将小公子先抱下来。转过身正欲去打开轿帘，却见垂帘飘动，一支玉腕慢慢将纱帘轻挑，且不说人的面容如何，就看这凝脂般的纤细娇嫩的手就足以令人倾慕了。由于她伸得少微用力，紧身衣袖一直提近臂肘，只见一支精工缕花玲珑剔透的金钏顺着那细腻圆润的玉肌滑落下来，多亏那修长白皙的五指象盛开的一支兰花自由弯曲着，才阻止了金钏的下落，要不然早就掷地有声了。另一支玉腕刚刚伸出，就被丫环琴韵扶住了。此时从轿车内慢慢走下了一位端庄凝重娴淑貌美的年轻夫人，看年纪不过二十多岁，那一身打扮真使人少见，上下浑然一色湛蓝湛蓝的衣裙，淡而不浅，浓而不暗，光亮柔和，经微

风闪动，恰似那深潭的水波，使人望去，淡雅清新。加之在衣角裙边之处绣着三朵水仙花姿态各异，有的含苞未开，有的睡意初醒，有的笑逐颜开。洁白的花瓣、金黄的花蕊配以水蓝底色真使人叫绝了。这一身服饰陪衬着不施朱粉的容颜，犹如蔚蓝天空的一轮明月，而更比圆月略略颇长好看。两颗黑如宝石的眸子嵌在一汪净水的眼睑内，配着一双微蹙的秀眉，显得深沉恬静。下车后一手拉着穿戴整齐的希儿，越过钟楼，步下台阶，走进了大庭院。使众人的目光一下子凝聚在这位年轻貌美的夫人身上。人们不禁发出“啧啧”之声，真是摄人魂魄。此人是谁？她就是胡乐亭之妻，姓唐名双玉，雅号人称“水仙花”。爱水仙成了她的癖性，在她的生活中，不论是床幔衣被，斗蓬靴履，无处不是绣着千姿百态的水仙花。每逢隆冬百花萧煞时，她的室内唯一古朴典雅的滚龙般的花架上，总放着一盆鲜嫩的水仙。养水仙、爱水仙，更有着水仙的风韵。她不效牡丹的雍容华贵；她不羨月季的争妍斗俏，她有着红梅迎风傲寒的风骨，但比红梅更淡雅；她有着绿荷出污不染的品质，但比绿荷更收敛。不同百花争艳，更比百花默然。偌大一个市镇，无人不讲她的纯美，无人不讲她的贤德。百闻不如一见，不是为了庆贺爱子希儿的五岁生日之喜，这样的大庭广众之中，是不容易见到她的身影的。

二班主艾福一看胡大奶奶已经到了台下，赶忙帮助定场人戴好面具，指示乐工琴师开始演出加官戏。此时，胡二来的那股威风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他心神慌乱不甘示弱地压低嗓音说道：“二爷今日有事，以后给你小子算账！”说着就要走。只见定场人摘下笑容可掬的面具，露出怒目圆睁的本相，摆出鏖战的架势：“你胡二来有胆别走！”二班主一看胡二来象是躲猫